



The Female Imagination of Utopias

乌托邦的女性想象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小说研究

曾桂娥 著



乌托邦的女性想象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小说研究

曾桂娥 著

本书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和上海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入围培育计划项目”的资助，
特此致谢！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托邦的女性想象：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小说研究/曾桂娥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1

ISBN 978-7-81118-947-6

I. ①乌… II. ①曾… III. ①吉尔曼，
C. P. (1860~1935)-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0140 号

策 划 农雪玲 庄际虹

责任编辑 农雪玲

封面设计 倪天辰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乌托邦的女性想象：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小说研究

曾桂娥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 字数 222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8-947-6/I·147 定价：38.00 元

女性乌托邦小说： 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政治构想(代序)

近些年来,乌托邦文学研究在我国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我本人读到的此类文章已有数篇。曾桂娥的《乌托邦的女性想象: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小说研究》是其中比较厚重的一项专题论述。此书基于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之上,对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兼小说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3部乌托邦小说进行综合讨论,挖掘作品中所蕴含的具有当下性的超前社会意识。这本书能够付梓出版,与同行分享其中的见解,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乌托邦小说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一般指文学作品中通过想象建构的有别于现实社会的生存模式。乌托邦小说又被细化为多个分支,主要为两类,正面的和反面的。正面的模式寄托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期望,反面的表达了人们对社会未来走向的内心恐惧。前者仍通用“乌托邦”一词,通过描述一种更加完美的社会形态,表达对现实的间接的批判——人们应该,也可以理性、和谐地共享生活,其早期代表作可以追溯到产生这一概念和名称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它发表于1516年。刚好400年后问世的吉尔曼的《她乡》(1915)亦属此类。另一类,即反面乌托邦小说,有了一个专门的文学词汇——“歹托邦”(dystopia)。这类小说中的想象社会往往是生存的噩梦,触目惊心,展示一种人类发展走上歧路后导致的恶果,其代表作是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也包括吉尔曼的《与她同游我乡》(1916)。此类作品将强

权、私欲、战争、科技的非理性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描摹并凸显出来，亮起红灯，成为警示。曾桂娥的著作追溯了乌托邦小说的发展历史，对这两类乌托邦小说做了十分细致的分类和梳理，并在理论上进行归纳与阐释，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全景图。

乌托邦思想远远早于最早的乌托邦小说，学界一般将乌托邦思想的发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其中柏拉图讨论了构想中更完美的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原则。但乌托邦思想的真正源头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人心向真、向善、向美，自然会产生对美好社会的想望，尤其是对一种不同于现实，但优于现实的替代形态的期待。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们，从古至今都一直怀揣着对生存乐土的渴望，对“彼岸世界”的想象。乌托邦是一种空想，但不是幻觉。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内心诉求，一种精神依托，一种哲学思考，一种革新动力之源。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也是典型的乌托邦思想，提出了比现今世界更加合理的生产合作、资源分配、社会组织方案，成为世界上很多政治组织的行动目标。观念往往是行动的先导。源于乌托邦思想的乌托邦小说，是一种意在破旧立新的政治构思，因此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

曾桂娥在著作中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是滋生乌托邦的温床，指出“美国乌托邦小说之所以蓬勃发展，与美国历史本身具有的乌托邦特征密不可分”。“新大陆”从一开始就是描绘理想蓝图的一张白纸。自从第一艘移民船带着欧洲人登上这片辽阔的土地，这里就一直是许多人期待实践乌托邦梦想的地方。早期的清教徒们逃离欧洲的宗教迫害，试图在新大陆实现宗教理想；杰斐逊期待在这个新国家实现民主的农业社会理想；超验主义者卸下欧洲传统的包袱，鼓吹个人理智和精神的升华；欧文等许多人以“圈地”的形式进行了各类“和谐公社”的乌托邦实验；等等。乌托邦色彩一直是美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一抹浓烈的基调。进入20世纪之后，以金钱和个人成就为目标的“美国梦”，成了全民追逐的理想，为作家们提供了充足的关于失落和幻灭的小说素材。对社会发展前景的焦虑和担忧，为“乌托邦”小说的蔓生提供了合适的气候。

从根本上来讲，乌托邦小说不是一种用“异国情调”吸引读者的幻想作

品,而是一种政治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作家的思考基点往往是现实社会,肩负着一种使命感,作品中倾注着对人类生存形态的深切关注,具有强大的社会指涉功能,但一般也有说教的特征。这类小说以虚构为参照,影射现实,对当时的社会进行讽刺和批判,通过想象构建未来模型,以其创造性、先驱性、前瞻性的文学想象,为社会改革提供思路。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吉尔曼的时代,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努力颠覆通行的社会性别建构和文化建构。女权主义本身是一场政治运动,期望打破男权统治,争取女性真正的平等、自主,从而使社会成为更加合理的人类共同体、更加和谐的家园。乌托邦主义和女权主义都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都以重构认识观念为先导,以改变社会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为终极目标。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女权主义从来都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吉尔曼首先是一位女权主义者,然后才是作家。在写乌托邦小说之前,她已经是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她的著作《女性与经济》(1898)曾被称为“女权主义宣言”。当她借助小说的形式展开政治想象,探索女性发展之路的时候,她在作品中寄托了一位女权主义者对社会发展前景的强烈关注。

曾桂娥在论著中指出:“经典乌托邦小说关注社会的宏观性,例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技术革命等,一般较少关注女性问题,即使在乌托邦小说中提及女性,也没有将女性视作平等、独立的个体,而依然将她们物化,使之成为男性欲望的投射物。”她进而引用塔尼亚娜·泰斯连科的话:“父权乌托邦在追求完美的时候,将性别歧视描述为自然的、完美的、永恒的。”吉尔曼希望颠覆的,正是这种将性别的社会和文化建构视为理所当然的男权思想。“女权主义”思想与“乌托邦”思想在作家的头脑中融合,于是就有了“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由于有了修饰词,乌托邦小说的范畴有所限定,主要是针对男权社会的弊端进行文学和政治想象,意在颠覆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性别权力结构。

作为作家,吉尔曼在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发现”。她的乌托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移山》、《她乡》、《与她同游我乡》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说。“她乡”和“我乡”是女性“乌托邦”和“歹托邦”的典型范例,前者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女人国”家园的图景,后者历数走上歧途的男权社会的种种恶果。在“她乡”这个想象国度,女人们以最高的理性管理国家,享有自治权和话语权,社会结

构、劳动分工、教育、医疗、福利等各方面的运作高效有序；而以当时的美国为蓝本的“我乡”则乏善可陈，对女性的压迫伴随着战争、种族和阶级矛盾，社会上私欲泛滥，道德沦落，而生活在这一潭污泥浊水中的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根源则浑然不知。

小说家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场是批判性的：存在的并不一定是合理的。这种批判态度使想象作品产生社会价值。不管从正面还是从负面，吉尔曼的乌托邦小说都通过比照对现实社会，尤其是社会的性别建构，提出了批判性的思考。她的很多思想遥遥领先于她所处的时代，在今天仍可以开拓我们的认识视域，激发我们的想象，带给我们新的启示。相信曾桂娥对吉尔曼乌托邦小说的深入研究，会引导我们走近这位激进的美国女权主义社会活动家和优秀的小说家，帮助我们理解她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虞建华

2011年署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前言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1860—1935)是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中的重要作家、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者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发现”后重返经典作家之列。吉尔曼一生著述颇丰,既有社会学著作也创作了大量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她的乌托邦小说不仅包括“乌托邦三部曲”——《移山》、《她乡》和《与她同游我乡》,而且还包括一些中、短篇小说,例如《黛安莎的作为》、《睿智》、《改变》等,具有系统性,并且体现出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先驱特征。目前,国内外对吉尔曼文学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黄色墙纸》和优托邦(eutopia)小说《她乡》上,其他乌托邦小说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关注,其作品中的乌托邦思想也鲜有梳理。

乌托邦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构建功能,能够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联系起来。乌托邦小说则以虚构展现历史、以批判建构未来。在乌托邦的希望原则下,吉尔曼突破乌托邦文学传统,以乌托邦小说穷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痼疾,倡导个人与社会、意识与行动等各方面的变革,艺术地建构了女性主义乌托邦社会。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是政治想象作品,其主旨是提出可能超越二元对立、两分法、两极性的思考方式。在吉尔曼的乌托邦图景中,既有描绘更美好社会的“优托邦”,例如一些短篇小说以及《移山》和《她乡》,也有犀利批判社会现实的“歹托邦”(dystopia),例如《与她同游我

乡》。其乌托邦叙事既包括时间之维，也涵盖空间之度。并且，吉尔曼的乌托邦构想从小到大，由点到面，从一个小家庭、一座城市延及一个州和一个国家，继而观照全世界。吉尔曼的乌托邦创作打破了父权乌托邦文学传统的垄断，以女性主义思维方式和解构特征构建女性主义乌托邦框架，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重新繁荣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批判性和前瞻性能够为社会改革和女性主义运动提供借鉴。

本书主要探讨吉尔曼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先驱特征及其乌托邦小说在解构与重构过程中对个体和社会的救治功能。书中选取吉尔曼的乌托邦三部曲《移山》、《她乡》、《与她同游我乡》以及中篇小说《黛安莎的作为》以及一些短篇小说作为分析文本，以文化研究方法将文学与服饰、建筑及环境结合起来，考察吉尔曼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中的服饰乌托邦、建筑乌托邦与环境乌托邦，得出结论之一：吉尔曼不仅是女性主义者，还是倡导生态和谐、物我合一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此外，本书考察了吉尔曼在乌托邦作品中构想的母职乌托邦。母职研究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在国内学界尚未引起足够关注。通过考察吉尔曼构想的母职观念，本书得出另一结论：吉尔曼在乌托邦作品中揭示了制度性母职对女性的压迫，在文本中为母亲提供自主选择，并建构女性主义母职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还运用心理分析理论，将吉尔曼的乌托邦作品以及她的人生经历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试提出一个观点：乌托邦的希望原则不仅能够帮助治疗个人心理创伤，而且还可能在批判的基础上推进社会进步。

本书的绪论部分首先梳理美国乌托邦小说和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发展脉络，介绍吉尔曼的乌托邦小说创作背景和国内外研究与国内的译介状况。第二章从社会与个体角度考察吉尔曼乌托邦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讨论其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与其经历之间的张力以及作品在主题以及叙事上的先驱特征。第三章主要讨论吉尔曼的“家园乌托邦”意识，具体从服饰、建筑和环境三个方面来探讨吉尔曼的妇女解放思想和生态和谐观念。

在吉尔曼看来，“家园乌托邦”的主要建设者是母亲，然而在父权社会，制度性母职假借颂扬母亲之辞施禁锢母亲之举。因此，本书第四章集中讨论吉尔曼对于母职乌托邦的构想，考察她如何揭示“母亲的奥秘”，为母亲提供选

择,并最终在乌托邦小说中建构母亲的胜利。

吉尔曼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以希望原则为指导,在解构父权社会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以女性主义视角建构家园乌托邦和母职乌托邦,在救治社会的同时借助文学创作完成个体的疗伤之旅,成为女性主义乌托邦的先驱。虽然她在乌托邦小说中流露出一些种族优越感和社会进化论观点,但是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微妙关系决定了二者界限的模糊性,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政治无意识对个体的影响力以及乌托邦宏观叙事难以避免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决定了个体政治想象的乏力。但是,这并不足以影响吉尔曼女性主义乌托邦经典作家的地位,也不能抹杀她为女性主义运动作出的重要贡献。

缩略语列表

- ITOW* *In This Our World and Other Poems*. San Francisco: J. H. Barry and J. H. Marble Publishers, 1895.
- MMW* *The Man-Made World or, Our Andocentric Culture*. *Forerunner* 1 (1909—1910). Rpt. New York: The Charlton Company, 1910.
- SSV* *Suffrage Songs and Verses*. New York: The Charlton Company, 1911.
- WDD* *What Diantha Did*. *Forerunner* 1 (1909—1910). Rpt. New York: The Charlton Company, 1910.
- W&E* *Women and Economics*. 1898.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目 录

Contents

女性乌托邦小说：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政治构想(代序) / 1

前 言 / 1

缩略语列表 / 1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美国乌托邦文学的演进 / 1

第二节 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传统 / 18

第三节 吉尔曼研究综述 / 27

第二章 吉尔曼的乌托邦救治 / 37

第一节 经历：生命之伤 / 39

第二节 创作：希望之锤 / 51

第三节 叙事：先驱之作 / 61

第三章 吉尔曼的家园乌托邦 / 70

第一节 服饰乌托邦 / 72

第二节 建筑乌托邦 / 93

第三节 环境乌托邦 / 111

第四章 吉尔曼的母职乌托邦 / 131

第一节 母亲的奥秘 / 133

第二节 母亲的选择 / 142

第三节 母亲的胜利 / 161

结 语 / 180

参考文献 / 185

附录 1 吉尔曼主要作品 / 204

附录 2 英美乌托邦作品选录 / 217

后记 / 225

第一章

绪论

学界一般认为,乌托邦思想源自公元前 11 世纪的希伯来宗教思想。1516 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创作的《乌托邦》(*Utopia*)宣告了乌托邦文学的诞生。乌托邦文学发展至今,已经诞生了许多经典之作。美国文化中的清教精神、拓荒精神、革命精神及“美国梦”的世俗精神推动了美国乌托邦文学及其分支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蓬勃发展。相对于美国短暂的国家发展史来看,美国乌托邦文学的兴盛引人注目。

第一节 美国乌托邦文学的演进

英国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言:“世界地图如果不包括一块乌托邦,就根本不值得一瞥,因为它缺少承载人性的地方。”^①从词源来看,“utopia”源自希腊文,由“u”和“topia”两部分组合而成。“u”的希腊语谐音有“ou”与“eu”,“ou”表示无、没有,“eu”意为美好、完美;“topia”来自希腊文“topos”,指

^①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891. Rpt. Forgotten Books, 2008, p. 18.

场所、地方。所以，该词既有“不存在的地方”(outopia)之意，也指“完美的地方”(eutopia)。“乌托邦”这一中文译法由严复在1898年翻译的《天演论》中提出，是音译与意译的完美结合。“乌”为子虚乌有，“托”即“寄托”，“邦”指邦家、邦国、地方。故乌托邦指在地理位置上根本不存在，但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的虚无缥缈的地方。

乌托邦到底是什么？有人将它视为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愿望，是一种充满空想和幻觉的“白日梦”；有人将它视为想象和期待中的乐土，所以一些网络论坛、建筑项目会用“乌托邦”来冠名；学术式讨论性质的“组合式”名词则包罗万象，例如医学乌托邦、建筑乌托邦、生态乌托邦、美学乌托邦等，不胜枚举。以上种种属于广义乌托邦的范畴。广义的乌托邦指一种乌托邦冲动，一种希望。它存在于人心深处，从古至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更美好的、更激进的或者救赎的“替代者”的渴望，这种渴望在许多文化文本中都可以见到，“从儿童玩具到经典音乐、法西斯宣传、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甚至《教父》这样的好莱坞电影”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乌托邦冲动。^①

乌托邦冲动中蕴含乌托邦思想(utopianism)。乌托邦思想早在乌托邦文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发端。美国学者乔·奥·赫茨勒(Joyce Oramel Hertzler)认为，人类乌托邦思想史起源于公元前11世纪的希伯来先知者的宗教思想，这些先知包括阿莫斯、霍齐亚、艾赛亚、杰里迈亚等。^② 他们从伦理和宗教角度提出建设性方案，以希望和进步代替保守主义。但是史学界一般将乌托邦思想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柏拉图在书中讨论了国家的道德和个人道德，以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构造了一个真、善、美统一的政体，一个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为读者展现的并不是一个关于理想城邦的具体形态，而是一种理念，赫茨勒认为《理想国》“表达了经典哲学家的理想，是他那个时代文化的最高代表作”。^③

① Phillip E. Wegner: "Utopia." *A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 Ed. David See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79.

② 乔·奥·赫茨勒. 乌托邦思想史[M]. 张兆麟,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9.

③ 乔·奥·赫茨勒. 乌托邦思想史[M]. 张兆麟,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99.

卡尔·曼海姆则按照形式将乌托邦思想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再浸礼教徒的千禧年主义”(Orgiastic Chiliasm of the Anabaptists)。千禧年主义的本质特色是它总是倾向于使自己脱离它原先的形象和象征。千禧年主义把革命本身看成一种价值,不是一种为了达到理性目的不可避免的手段,而是当下唯一创造性原则,渴望实现它在尘世的愿望。第二种是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产生于与现存秩序的冲突,它致力于重建世界,而精神就是那个“彼岸世界”。这种现代人道主义思想从政治领域传播到文化生活的一切范围,最后在“理想主义”哲学中达到顶峰。第三种是保守主义思想。保守主义本身没有乌托邦思想。只有对立的阶级的反击以及它们打破现存秩序限制的倾向,才使保守主义思想对自己的支配地位的基础提出质疑,才必然引起保守主义者对自身做历史—哲学的反思。这样,又出现了作为自我定向和防卫手段的反乌托邦(counter-utopia)。也就是说,乌托邦思想已经进入了现实之中,保守主义者与对立阶级的冲突是产生乌托邦思想的基础。第四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①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和圣西门(Saint-Simon, 1760—1825)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就属于这种形式,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这种乌托邦思想的集中体现,共产主义也是当下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正在追求的乌托邦。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是第一个对乌托邦思想进行真正系统的研究,并使它上升为一种哲学概念的人,被喻为“20 世纪的乌托邦哲学家”。^② 他的《乌托邦的精神》(1915—1917)和《希望的原理》(1958)系统阐述了希望哲学,并把自身乌托邦哲学的存在论命名为“尚未存在的存在论”。他认为乌托邦就是一种“尚未”(not yet)状态,是破坏和打碎现有社会或准备打碎它的那些集团的想法,并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布洛赫看来,乌托邦的希望原则深嵌于许多人的梦想之中,这些人认为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梦想并不只是一种文学想象或者哲学思维,而是一种精神存

^①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黎鸣,李书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18—235.

^② 金寿铁. 真理与现实: 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研究[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55.

在方式。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乌托邦文学是乌托邦思想与社会现实综合作用的产物。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乌托邦文学的奠基之作,也使得乌托邦文学成为所有文类中拥有最精确的诞生时间的一种文类。《乌托邦》最初用拉丁文写就,原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一般简称为《乌托邦》。莫尔的乌托邦是一个“优托邦”(eutopia)或“乐土”(happyland),它是客观世界中不存在的完美社会。莫尔借葡萄牙航海家希斯拉德之口,表达他的社会批判与政治理想。小说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莫尔抨击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把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比作“羊吃人”,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祸害的根源。小说第二部分是对理想社会“乌托邦”的具体描述,从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到具体的生活方式、劳动时间等各个方面为这个完美社会描绘一幅完整的画卷。一般情况下,乌托邦作品多见于小说,以描述和列举为特征。虽然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中可能包含乌托邦思想,但是我们谈及乌托邦作品时通常指小说这一文类。

虽然乌托邦文学拥有精确的诞生时间,但是乌托邦的定义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大多数学者将它定义为“完美性与不可实现性的结合”,是“虚构的,描述一个特有的国家或社会,其主题一般是该虚构国家或社会的政治结构”。^① 达科·苏文(Darko Suvin)则将乌托邦定义为“对某一特殊的、与人类世界类似的社会文字建构,这个社会根据一种比作者所处社会更完美的原则来组织社会政治机构、规范和人际关系,其建构基础是对替代性的历史假设的疏离”。^② 乌托邦研究集大成者莱曼·萨金特(Lyman Tower Sargent)认为该定义是对乌托邦文学最好的定义。^③ 但是,这一定义忽略了乌托邦文学中的分支——歹托邦或反面乌托邦。露丝·利维塔斯(Ruth Levitas)曾经这样总结乌托邦文学的特点和内容:“乌托邦文学必须描绘一幅完整的社会图画。其中包括新习惯、一系列新价值以及不同的关系和机制,可能还要描

①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7.

② Darko Suvin: "Defining the Literary Genre of Utopia: Some Historical Semantics, Some Genealogy, a Proposal, and a Plea."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6.2 (1973), p. 132.

③ Lucy Sargisson: *Contemporary Feminist Utopia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1.

绘通过教育、生物选择等方式挑选出来的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乌托邦具有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完美,它与假设正在发生的进化的特征形成对比,但是在此过程中乌托邦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①利维塔斯在总结了各种乌托邦的定义后对乌托邦给出一个宽泛的概括:“乌托邦就是描述对一种更美好的生存方式的渴望……它允许其形式、功能和内容随着时间发生改变”。^② 这一定义超越了乌托邦词语本身的局限,不再强调它的“虚构”和“完美”,而是将它抽象为一种“表达方式”。并且,利维塔斯的定义强调了乌托邦的开放性。乌托邦不是一个终极状态,它表达的是一种希望,是开放的、允许变化的。利维塔斯的定义虽然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但还是只注重乌托邦的“完美性和不可实现性”,将具有批判性和颠覆性的歹托邦小说排除在外。

针对这种不足,莱曼·萨金特给出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他认为乌托邦是“用详尽的语言描述的、处于某一时间和空间维度之中的一个不存在的社会”。^③ 在此,萨金特将乌托邦定义为“社会”,不再具备苏文的“文字建构”和“认知疏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定义的抽象特征。萨金特具体解释了不同形式的乌托邦,例如“优托邦”或者积极乌托邦(eutopia or positive utopia)、“歹托邦”或者反面乌托邦(dystopia or negative utopia)、讽刺性乌托邦(utopian satire)、批判式乌托邦(critical utopia)等。根据萨金特的定义,“优托邦”^④或者积极乌托邦(eutopia or positive utopia)指一个不存在的世界,通过丰富的细节展现了一定的时空定位,但作者试图让同代读者相信,这个世界比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更加美好。“歹托邦”或者反面乌托邦(dystopia or

①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6, p. 18.

②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8.

③ Lyman Tower Sargent: “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 *Utopian Studies* 5. 1 (1994), p. 9.

④ 笔者根据 eutopia 的读音和意思,将该词译为“优托邦”,指正面乌托邦,将 dystopia 译为“歹托邦”。Dystopia 一词最早出现于 1868 年,格里格·韦伯(Greg Webber)和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在英国议会上的演讲中最早使用了该词,用于描绘一种“糟糕透顶、行不通的情形”(“too bad to be practicable”)(<http://en.wikipedia.org/wiki/Dystopia>)。目前见到的 dystopia 的译法有“恶托邦”、“反乌托邦”、“反面乌托邦”和“歹托邦”等,在综合考虑读音和意思的基础上,此处选用“歹托邦”的译法。“恶”字在程度上有些夸大;“反”字容易引起歧义;“反面乌托邦”的译法意思不错,但是不够简洁。笔者认为“歹”字更接近 negative 的本意,并且在字数上与“优托邦”对称。